



# 恋恋洛城

[美] 张立珩 著

移民女作家笔下的爱情绝响  
东西方文化的微缩图腾  
新移民的异域生活正接受着一次  
针刺般的打量……

张立珩  
著

# 恋恋洛城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OWENZ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恋恋洛城 / (美) 张立珩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 6  
ISBN 978-7-5500-1764-1

I. ①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 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0077号

## 恋恋洛城

(美) 张立珩 著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余 苕
美术编辑	黄敏俊
制 作	胡红源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金瑞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 22.5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5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764-1
定 价	39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14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引 子 / 1
第一章 / 2
第二章 / 7
第三章 / 17
第四章 / 30
第五章 / 39
第六章 / 53
第七章 / 66
第八章 / 76
第九章 / 83
第十章 / 98
第十一章 / 108
第十二章 / 116
第十三章 / 128
第十四章 / 135
第十五章 / 147
第十六章 / 159

第十七章	/	168
第十八章	/	179
第十九章	/	193
第二十章	/	204
第二十一章	/	212
第二十二章	/	220
第二十三章	/	226
第二十四章	/	232
第二十五章	/	245
第二十六章	/	257
第二十七章	/	267
第二十八章	/	278
第二十九章	/	293
第三十章	/	304
第三十一章	/	322
第三十二章	/	331
第三十三章	/	344

## 引子

霏霏霏雨冲刷着宝马的黑色车身，锃亮的车体一尘不染，显得神秘、高贵而肃穆。车里，周晓寒神情端庄地坐着，凝视着前方。她身穿合体的黑色西装套裙，头戴黑色软帽，胸前装饰着一枚钻石别针。她的神情和衣着像是去参加葬礼，但她此行的目的却不是墓地，而是法庭。因为她奔赴的不是结果，而是一个过程。

雨不大，却异常细密，如泣如诉。空中弥漫着薄雾，雾丝捉迷藏似的环绕在车前车后。高速公路上“车”满为患。周晓寒紧跟前面的车，蜗牛爬行般前进着。这条路平时就拥挤不堪，加上天气恶劣，她特意提前半小时出门。今天开庭关系到她的生死存亡，万一她输了，只怕她真的会去送葬，为她的心灵送葬，因而绝不能疏忽大意。虽然开着名贵的车，穿戴着昂贵的衣饰，她举手投足间流露的却是浓浓的书卷气息。她缓缓脱下帽子，对着遮光镜整理头发，一寸来长的头发怯生生地趴在头上。有一种劫后余生的疲惫，也流露出隐隐的生机。半年以前接受化疗后，她就失去了从前那乌黑润泽的秀发。然而，她失去的又何止是头发，她几乎失去了所有。现在，她穷得只剩下金钱和一具残缺的身体。

洛杉矶这个巨大的城市，不知有多少条高速公路，可还是解决不了交通问题。还有种族问题，地震的潜在危机，更因为她这几年跌宕起伏的经历，她知道这里已经不是理想的栖身之地，留在这儿只能徒增伤心。只要她打赢今天的官司，赢回儿子，她就会立即远走高飞。找一个湖光山色之处，潜心抚育儿子，与世无争。

可是要赢回儿子弗兰克，又谈何容易。葛慕远是一个思维缜密、永不言败的人，李雪柔更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。更为麻烦的是，当初是自己做出抛夫弃子的选择。当然，这并不表明她没有赢的机会。O·J·辛普森不是让人跌破眼镜地赢了么？他重金聘请的流氓律师帮他赢得了陪审团成员的心，为什么她不能呢？她将用话语，用眼神，用身体语言，楚楚动人地演绎那十年沧桑……

## 第一章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，周晓寒坐在飞机前舱靠窗的一个座位上，身上覆盖着深蓝色薄绒毯。看了一半的《围城》摊开在腿上，她却没有了心情再读下去。她觉得自己像极了书中将去三闾大学教书的方鸿渐。虽然出国是和丈夫葛慕远两年来的不懈追求，可当慕远半年前去美国，现在自己也坐上前往洛杉矶的飞机上时，她却又六神无主，底气不足。

晓寒有一张典型江南味道的瓜子脸，尖尖的下巴，扑闪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使她显得稚气未脱。不过，她偶尔也会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凝重，比如现在，她内心惶惑不安，对自己说：我莫非是叶公好龙？我没有理由彷徨的。慕远在那里，他是那样一个信心十足、百折不挠的人，我实在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
她不清楚还要多久才到，于是打开身边的小窗向外望去。窗外是无边无垠的黑暗，白天那白如雪、轻如絮、温柔而多情地护航的云层，此刻却沉重地压迫着她，仿佛自己骤然成了浩瀚宇宙中漂浮的尘埃，孤独和恐惧弥漫在心里。她赶紧关上小窗，收敛心神，向机舱内望去。所有人都在熟睡，鼾声此起彼伏，嘴巴傻乎乎地微张着。晓寒惊魂未定，想站起来走走，又不愿吵醒人家，只好拧息头顶小灯，闭目想心事。美国是举世公认的人间天堂，既是天堂就该有她的一席之地，她实在没必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再过几个小时，只要几个小时，见到慕远，一切都好了。

晓寒和慕远同是南方人，当初高考差了几分，没能录上理想中的志愿，却被录取到东北的大学。大三时他们在同乡聚会上认识，继而相恋。慕远中等身材，皮肤微黑，棱角分明的脸上架着副深色眼镜，显得沉稳而不失朝气。两人的外表虽然匹配，性格却南辕北辙，属于互补型。晓寒敏感浪漫，多愁善感，脑子里常有许多新

鲜而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对事物的热情常常不能持久。她的爱好兴趣全凭感觉，像蜜蜂采蜜一样这儿一点，那儿一点地吸收营养。好在她天性聪慧，斑斓的背景倒成了她最迷人的特质。慕远则头脑冷静，做事井井有条。自从他们确定了出国的奋斗目标之后，他就心无旁骛，孜孜不倦地朝着目标努力。

毕业后，慕远保送原系读研，晓寒也幸运的留在学校工作。

晓寒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，刚工作的激情就消失殆尽了。工资袋里装着薄薄的八张“大团结”，这虽然是她平生赚的第一笔钱，她心里却没有一丝喜悦。她用力捻着那几张纸，恨不得捻出双份来。慕远的研究生津贴只有五十多，加在一起，还不如以前父母给的多。可是现在他们不但要糊口，还要挤出钱去考托福，考GRE，寄信申请学校。晓寒悲哀地想着要是出不去，这辈子自己恐怕只能吃食堂，住单身宿舍了。

食堂也不是没有好吃的，只是吃不起罢了。晓寒最馋那多汁味美、八毛钱一两的酱牛肉。大部分时间，她只是走过去闻闻香味，饱饱眼福。卖酱牛肉的师傅们不但个个膘肥体壮，业务也精通得很。他们通常夹几片牛肉往秤盘里一砸，等秤杆升到最高点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下秤盘，将牛肉倒进买者的饭碗里，整套动作浑然一体，干净利落。有那不甘心的好事者写了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的横幅贴在食堂大厅里，晓寒大笑之余，认为那纯粹是对牛弹琴，多此一举。

东北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，特别快。慕远无比艰难而又顺利地通过托福和GRE考试后，美国A州立大学的库帝教授写了封亲笔信，答应招募远为硕士生，每月付五百多美元的资助，差额部分将以库帝的名义担保。信中还说他会尽快和研究生院联系，将所有的表格和担保书迅速寄出。

慕远和晓寒把那封信上的每个单词琢磨了无数遍，每句话都铭记在心才作罢。但在事情还不是十拿九稳之前，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消息，只在没人的时候偷着乐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他们的时机真的要来了。

乐极生悲。没过多久，有传言说教委将下达关于出国管理的条例新文件，大学毕业必须服务五年才允许出国留学。尽管慕远一再苦笑着说消息不确切，说不定是以讹传讹，晓寒却认定了“无风不起浪”，她绝望地哭喊着：“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！五年，人都要熬得油尽灯枯了！”



两人揪着心过了几天，终于看到了那份生死攸关的文件，也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文件的确有服务五年一说，但不是针对所有的人，毕业生在文件中被分成了三等：有直系海外关系的，出国不受限制；有旁系海外关系的，允许出国，但须向学校缴纳培养费；剩下的，就只有乖乖地服务五年了。世事难料，慕远因为家里有个货真价实的台胞爷爷，小时候全家担惊受怕，战战兢兢，吃了不少苦头。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这一刻，当慕远和晓寒心花怒放地反复读着文件时，却很能体会“人上人”的奇妙感觉了。

他们望穿秋水似的等到寒假，还没有等到库帝教授许诺的几张纸。他们决定不回家乡过春节，继续在学校等。第一次在外过春节，他们甚至觉得有些“悲壮”。春节前一个寒冷的下午，太阳吝啬地露一露脸，就薄情寡义地躲进了云层。慕远和晓寒挽着手在自由市场买菜，先从小贩那儿买了十斤肉，又转到另外的摊子上买蔬菜。晓寒灵机一动：“师傅，麻烦你帮我称一下肉，看看有多少。”

小贩麻利地把肉放进秤盘：“八斤半。”

他们转回去找那卖肉的小贩。晓寒忍住气说：“师傅，这肉没有十斤，只有八斤半。”她肚子里想好了台词，只等这貌似忠厚的小贩一要赖，就跟他理论。

谁知小贩二话不说，找给她一斤半肉的钱，然后把脸偏向一边，只等他们赶快走人。晓寒的台词都挤到了嗓子眼里，现在只好强咽下去。慕远倒发话了：“师傅，你以为退了钱就完了。”

小贩耷拉着眼皮，爱理不理地说：“那你还想怎么着？”

慕远平静地说：“至少得说声对不起吧。”

小贩恼羞成怒：“少来这一套。老子从来没跟人道过歉，不知道啥叫对不起。要打架我可以奉陪，来吧，两人一起上。”他手里故意摆弄着切肉的尖刀。

慕远被激怒了，气愤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蛮横，不讲道理。”

晓寒也气得声音都变了：“我们去工商管理所告你去。”

小贩冷笑一声：“去吧，去吧。我告诉你，所长那是我小舅子。臭老九，给脸不要脸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”

慕远气得说不出话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真可笑。”他搜肠刮肚地说出这么一句没分量的话，围观者哄堂大笑。

晓寒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她从人们的眼里读出了同情，却没读出正义。她使劲地拉着慕远走了，两人的兴致已经丢到九霄云外了。

除夕，鹅毛大雪下了一整天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让人心里没着没落的。慕远和晓寒捂得严严实实，在楼前打雪仗。东北的雪不像南方那样细软柔和，而是像沙子，捏不成团，一扔出去就全散了。没一会儿，晓寒说没劲，回去准备年夜饭吧。

他们从窗外的天然冰箱里拿出肉解冻，又忙着摘菜洗菜，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半天，做了几个菜，再打开两听罐头。慕远开了一瓶足有半人高的香槟酒，倒进两个茶杯，看起来很有点过节的气氛。

晓寒举起酒杯，轻碰一下慕远的杯子，笑盈盈地：“相公，祝你早日成行。”

“谢谢娘子美言。”两人一干而尽，又重新倒满。

他们保持着学生时的习惯，三两下就吃饱了。香槟像糖水一样，他们不知不觉喝了许多，都有点醉意。晓寒面色酡红，眼波迷离，娇艳得如含苞待放的红玫瑰。

“你说库帝的信到底来了没有？”她忍不住问。这些天学校放假，收发业务早都停止了，这个问题她已经问了不知多少遍了。

“说不定已经到了，过几天上班就知道了。再耐心点啊。”

“真到了就好了，你就可以回去办手续了。可惜我要上班，不能一起回去。这么久没回家，我想家都想疯了。”她看看腕上的手表，“现在七点半，我爸妈可能还在忙年夜饭呢，肯定有我最喜欢的蛋饺、肉丸子、藕丸子，这些是我妈的拿手菜。我爸做的糖醋排骨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流出泪来。

慕远默默地用手替她擦眼泪，却越擦越多。他蹲下来给她脱掉棉靴，抱她上床，让她靠在叠好的被子上，一点一点地吻干她的泪，最后吻在她的双唇上。晓寒侧过身抱紧他，积极地回应着。

慕远被她异乎寻常的热情激励着，一翻身把她压在身子底下，喘息着去解她毛衣外套的扣子。刹那间，他又清醒了过来，晓寒的情绪这样不稳，他不应该乘人之危。他迟疑地挪开手，晓寒却一把抓住，拉回胸前。慕远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，她感到踏实、满足而又刺激。在这个孤苦无依的除夕之夜，他就是她的一切，她再也不想顾忌什么清规戒律。她使出全身力气，抱紧慕远，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完全揉进他的体内，使他们合二为一，让他为自己遮挡风雨，为自己承受那等待的煎熬。

慕远被她娇小的力量镇住了，他轻轻挣脱她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悄声说：“我去关灯。”然后蹑手蹑脚地下床，走到门边，查看一遍门闩，再小心地将灯拉灭。晓寒看他谨小慎微的样子，觉得好笑：真是人堆里住惯了。这个除夕之夜，整层楼除了我俩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他怕谁。

窗外的风声一阵紧一阵，鬼哭狼嚎一般。激情过后，他们安详地依偎着，那风声倒变得如催眠曲一样动听。

日子在等待中一天天流逝，晓寒也在等待中一天天枯萎。都四月下旬了，慕远发过两份传真询问库帝财政担保的事，库帝却玩起了失踪。晓寒变得更加忧郁、猜疑、焦躁不安，甚至莫名其妙地把气撒在慕远身上。她每天早早醒来，苦思冥想原因，恨那库帝不守信用，无冤无仇的，好端端地来捉弄他们。她恨不得马上去叫醒慕远，让他几百遍地对自己说：“没事，迟早会来的，秋天肯定能走。”

五月上旬，慕远又意外地收到了M州立大学的正式邀请信，还说随后就要寄来财政担保书。晓寒心里重新燃起希望——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总不至于这次也黄了吧。无独有偶，他们眼巴巴地又等了一个月，M州立大学的担保书也不见踪影。慕远当机立断，决定先回老家申请护照。那份邀请信已经构成了申请护照的条件，而且办护照是一个极为繁杂的过程，至少要两三个月。慕远走后，晓寒却坚强了许多，每天上班，加上中午下午两次去慕远的宿舍楼查信，日子倒过得很快。

又是难挨的两个多月过去了。晓寒终于等到了库帝寄来的弥足珍贵的财政担保书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她决定带上担保书回一趟南方，亲自交给慕远。就在她准备离开的那一天，又收到了M大学的财政担保书，真应了好事成双那句话。

办护照的过程却异常缓慢。有关材料早已递到了公安局，你急他不急。慕远该做的都做了，甚至无奈地请过客、送过礼，每天去问，得到的回答总是让他等。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，慕远和晓寒结了婚，为了省钱，一切从简，只给慕远添置了一些衣服和日用品。

拿到护照后，他们立即去北京办签证。到北京的第二天，晓寒在秀水街美国领事馆的铁栅栏外等了一上午，看见慕远出来时脸上的表情，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虽然入学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多天，领事还是同意发给慕远签证。晓寒高兴得又哭又笑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他们的梦想总算实现了！

那是一个秋雨潇潇的上午，慕远和晓寒隔着首都机场的那一扇玻璃，如同隔着

一个太平洋。晓寒痴痴地望着逐渐淹没在人流中的丈夫的背影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。人生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生离死别，晓寒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这场在她脑海中演习了无数遍的离别竟令自己五内俱焚，柔肠寸断。慕远却又折回来，凝视着妻子，无声地说：“我爱你！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飞机已到了洛杉矶上空。人们都坐不住了，虽然灰头土脸，却神情激昂地伸着脖子从机窗里往下看。晓寒惊叹道：天！这是怎样一片生机盎然的美丽的土地！洛杉矶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城市布局星罗棋布，有条不紊，显示了宏观策划者的大智大谋和雄韬伟略。

她想，慕远和我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了，就不信我们混不出点名堂来。呵，慕远，慕远！

## 第二章

周晓寒歪歪扭扭地推着沉重的行李车，在接机的人群中搜索丈夫。“慕远！”“晓寒！”他们同时高喊着。慕远激动地挥手，只能眼睁睁地注视着东倒西歪的妻子。这该死的通道怎么这么长，还有一个大斜坡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晓寒难堪极了。

“你的头发呢？”晓寒一头飘逸的长发变成了齐耳短发，倒显得清爽俏丽。

“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总得有点变化，就把头发剪掉了。你喜欢吗？”

慕远认真地看看：“不错。不过恐怕还得留起来，要不没人帮你理发。以后我的头就归你管了，不用麻烦别人了。”他把晓寒拥在怀里，深深嗅着她的头发。

晓寒抬头看着他，嫣然一笑：“快说，还有什么要我做的，只给你这一个机会。你想清楚啊，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了这个店。”

“多着呢，买菜，做饭，洗衣服，吸地，还有……”他眼睛坏坏地看着爱妻。

晓寒的脸红了，撒娇地说：“好哇，你想搞复辟倒退呀。美国可是在林肯时代

就废除了奴隶制的。当心我告你去。”

慕远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小房子，小得不能再小的客厅中放了几件必备的家具，除了电视外，这些半旧的家具都是房东提供的。厨房里有冰箱、煤气灶、烤箱。卧室里只有一张双人床，壁橱里放着慕远当初带来的两只箱子，挂着他的几件衣服。卧室里间是浴室，浴缸上挂着素雅的淡黄色浴帘。

晓寒欣喜地看着浴室，勾住慕远的脖子，嗲嗲地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棒！我们这个家太舒适了，尤其是浴室，我一看见它身上就发痒了。”

在国内，她通常去公共浴池，总觉得洗的是别人身上溅过来的水，洗完了照样有不洁的感觉。今天这个浴缸却是自己的，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淋浴。光凭这一点，就觉得来美国来对了。

慕远见妻子美目盼兮、巧笑倩兮的俏模样，早就心痒难耐了。他捉住她的唇，热情奔放地吻她，直到两人都喘不过气来。在他含笑而狡猾的注视下，晓寒羞怯怯地缓缓解开衬衣的扣子……

沙漠中的T市，四月下旬已经有点酷暑的味道了。慕远在炎炎的烈日下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骑车来到一栋红砖墙的楼前。

大楼的左半部是他所在的冶金系，右半部是环境系。楼里宽敞明亮，灰白色的地砖亮得几乎能照见人影。慕远上到二楼学生办公室，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黏着两张写有“来见我，库帝”的小纸条，苦笑着摇摇头。早晨他刚见过导师，领了几项任务回来，才两三个小时的工夫，不知库帝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样。

慕远来到库帝的办公室，轻敲了几下一扇微启的棕色木门，推门进去：“库帝博士，你找我？”

“噢，慕远，是的。”“慕远”这个发音不算太难，库帝能说个八九不离十。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中东人，眉宇间显得有些忧郁，又有些刚愎自用，似乎很是怀才不遇。他递给慕远一叠厚厚的论文：“我又有了改进我们项目的好主意。这是我找到的相关的论文，复印下来给你看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慕远浏览了一下论文题目，心想和以前的那些方法相比，大概又是换汤不换药。

“你认为你什么时候能看完？后天行吗？后天上午我们讨论讨论。”

“我会尽最大努力的。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库帝从巨大的书桌后面走出来，拍拍慕远的肩膀：“慕远，自从你去年秋天为我工作以来，一直干得很出色。我刚刚查了一下我的经费，从暑假开始，我可以资助你三分之一。”

慕远现在拿的资助是四分之一，若拿三分之一，一个月将有八百多美元。他高兴地向库帝伸出右手：“非常感谢！谢谢您对我这么大方！”

库帝握住他的手晃了晃：“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好好干。”

慕远却突然在心里下了决心。

周晓寒午睡醒来，脑子还是不清醒。这间由车库改成的房子采光性能太差，她伸手打开墙上的开关，灯光刺拉拉地照过来。她赶紧用双手捂住眼睛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敢睁开眼睛看表。又快三点了，自己现在简直成了只瞌睡虫，越睡越多，越睡越困。早晨九点过了才起来，磨磨蹭蹭到十点多才收拾妥当，坐下来看几页书。慕远带了午饭去，中午她自己胡乱吃了几口，边吃边看了一集肥皂剧，然后又困了，直睡到现在。她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，去浴室洗了个冷水脸，才有了点精神。

她打开门，外面是另一重天。这个沙漠里的城市最充裕的就是阳光和无处不在的仙人掌。她穿过短短的驾驶通道去路边的信箱取信。发了一会儿呆，外面连个人影也看不见，她又无趣地回到屋子里。她知道自己现在的任务就是学好英文，英文不过关，将寸步难行。在国内的时候，慕远死啃英文，她只陪着看不相干的闲书。听说到了美国，有了语言环境，英文自然而然会突飞猛进，现在看来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来T市后，她和美国人的对话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句，而且大部分情形可能是走在校园里，突然间打了个喷嚏，赶紧说：“Excuse me（对不起）！”周围总会有好事者应道：“Bless you（上帝祝福你）！”晓寒再回一句：“Thank you（谢谢）！”

因为离得近，晓寒三天两头去学校看书。A大那具有浓郁热带风情的景致让人陶醉。顾长秀丽的棕榈树优雅地耸入蓝天。天是那样蓝，蓝得没有一丝杂质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学校的建筑全部由红砖建成，一块块小小红砖垒起的墙壁和通道整齐精致得像工艺品。蓝天，红墙，棕榈树，成了A大极富特色的象征。

晓寒有时喜欢带点面包去喂图书馆门前那群神气活现的灰鸽子，也时常倚在树

荫下的矮墙边，羡慕地望着路上穿梭而过的忙碌人群，悲哀地想：这个社会已经如此饱和，如此完备，恐怕再也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可是这能怪谁呢？是自己硬要挤进来的，从半山腰一下子回到山脚下，一切要从零开始。她觉得自己又傻又笨，智力已经退化到无知的儿童时代。她不会用计算机，不会在ATM机上取钱，不知道怎么查图书馆的资料。除了图书馆，她不知道上哪儿去。校园里有不少残疾人，坐着轮椅灵活地在为残疾人设置的通道里运转自如。他们可以去上课，去上机，去机器上买咖啡，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。而她这个四肢健全的人却只能去想象。

晓寒迷惘地想：这么清寂寡淡的日子不知不觉快两个月了，时间不饶人。她回到屋里，例行公事似的拿出一本托福单词书，在院子里的塑料椅上坐下。

慕远回家时，晓寒已在桌上摆好了三个菜。晓寒倒了杯可乐递给慕远，两人坐下吃饭。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松弛，最美好的时光。

慕远边嚼边说：“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好消息，库帝暑假要给我涨资助了，涨到三分之一。”

“真的，太好了！”晓寒放下筷子，兴奋地说，“那我们也换个地方住吧。你看人家每月多花几十块钱，租的房子又大又亮，还有游泳池。”

“先别想那么远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我最近一直在琢磨，想转到环境系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有人给资助吗？”晓寒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
“你听我说。现在像冶金这种传统工业在美国已是夕阳西下，加上我们系教授的水平不行，我觉得待下去没什么前途。环境系就不一样了，是一个新兴的、上升的行业。我想人的生活条件越好，对环境，像水啊空气啊，要求就越高。美国的环境已经治理得很好了，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呢。我做了调查，我们学校的环境系因为有舒兹等几个顶尖教授，好几项研究在全美一直排名第一。”

“没资助再好也没用。你没有基础，人家能要你吗？”晓寒担心地问。

慕远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数理化和科学的思维就是真正的基础。舒兹的504是公认的最难、最有挑战性的课，但因为我的数学底子还算雄厚，已经基本吃透它了，拿A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系就是缺乏几个像舒兹这样思维缜密、极有远见又闻名世界的教授。”

“我记得你说舒兹是犹太人，他为人怎么样？”他们对犹太人的认识和了解仅局限于《威尼斯商人》里那个逼人割肉还债的夏洛克。

“不清楚。”慕远沉思着摇摇头，“环境系有位台湾来的林教授，我可以先问问他要不要学生。”

晓寒叹口气：“要是我能赚钱就好了，有没有资助都转过去。哎，你知道仙人掌在中医里有什么药用吗？这里漫山遍野的，如果能开发出来就发了。”

“别胡思乱想了，那玩意可不好惹。你没来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收到你的信，正埋头看呢，不小心就撞上它了，我手一撑，扎了十几根刺，立马肿得像馒头似的，好几天才下去。我还差点忘了跟你算这笔账呢。”慕远委屈地说。

“这么笨。哎，我的信真那么有吸引力呀？”晓寒笑咪咪地问，见慕远又在收拾书包，嘟着嘴说，“又要去学校啊，不去不行吗？”

慕远听了，又把书包放下：“你不想去，就在家看书看电视吧，我得去。”

晓寒不高兴地说：“讨厌，你就在家陪我一晚上吧。你一走，屋子里显得特别暗淡，我每天一个人守着空屋子，孤魂野鬼似的，闲得难受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快变成行尸走肉了。”

慕远有点不耐烦：“我今天又从库帝那儿拿回来十几篇论文，这两天必须看完。家里没有计算机，我没法运行程序，只有去办公室，才两不耽误。现在我们吃着他的饭，就要好好给人家干活……你要考托福，GRE，怎么还会闲呢？最近书看到哪儿了？”

“我根本看不进，一看书就打瞌睡。”晓寒拿起托福书噼里啪啦地翻几下，又扔到一边，“我要是忙点就好了。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像我这样又穷又闲的人。人家太太都能打工挣钱，我也想试试。可是又没有车，哪儿也去不了。”

“我们不是晚了半年，没赶上布什总统的保护法案嘛。人家打工是合法的，要是你去打工被移民局发现了，立刻会被遣返回国的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再说，别光想着那点眼前利益，去餐馆打工，得了点蝇头小利，就不想去上学，把自己给耽误了。”慕远劝她说。

“我真没想到英语这么难过关。早知道我会变成废人，我干吗要来这儿？我在国内工作得好好的。”晓寒绝望地说。

慕远也坐下来：“晓寒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消沉，老是怨天尤人。你原来对生活



的热情都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在大学的时候，演讲朗诵激励了那么多人。这里也许是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提高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学生。可是你承认不承认，我们的绝对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，而且还会一直上升。”

晓寒已趴在桌上抽泣地哭了起来，慕远焦躁地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，好好的，哭什么？”

她的哭声停止了，不过两个肩头依然一耸一耸。这无声的哭泣更让人心酸，慕远也有些难受，走过去把她的头抱在怀里，亲吻着她的头发，柔声说：“晓寒，不是我逼你去考试，上学。只要你想在这里生活，英文总是要过关的。如果你以后就想待在家里不工作，我没有意见。其实很多美国妇女的理想就是做家庭主妇。可是我太了解你，那不是你的理想，你不会快乐的。美国人不是常说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，无论在哪，不付出辛勤劳动是不可能收获的。”

晓寒渐渐停止了哭泣，抬起头，脸上依然泪光莹莹，如雨后的梨花，更加楚楚动人。慕远轻轻抹去妻子脸上的泪说：“我先在家陪你一会儿，晚点再走。”

晓寒羞涩地说：“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，现在就走。”

葛慕远走在环境系的走廊里，从门旁的铭牌上找到林教授的办公室。这是一个套间，外间摆着几张桌子和几台计算机，与慕远一起修504的李强正独自埋头苦干，没有发觉他。慕远悄悄地走进去，高兴地问：“嘿，李强，原来你的办公室在这儿。林教授的办公室在哪？他在吗？”

李强抬头看见他，吐了吐舌头，手指指里间，点点头，又低头干活。

慕远紧张起来，轻敲几下里间开着的门，等了一会，听见一声“进来”才走进去，用英文说：“你好，林教授！”

林教授瞟他一眼，又回头看计算机屏幕，嘴里说：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我现在很忙。”

“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对环境系的研究很感兴趣，想转过来，不知道你要不要学生。”慕远开门见山地说。

林教授这才把椅子转过来面对慕远。他双手抱住后脑勺，身子向后仰，一边仔细地打量葛慕远，似乎想判断这人是从哪钻出来的。

林教授三十六七岁，一张阴郁的尖脸，塑料框架的大眼镜盖住了他脸上大部分